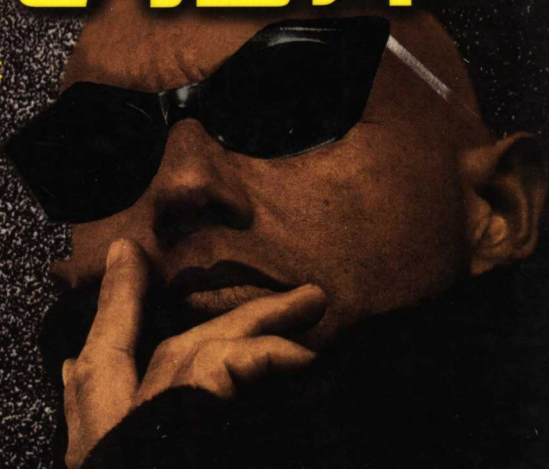


阳光海岸

周祥先 著



YANGGUANGHAIAN

从特种兵部队退役的瞿卫军在警署做了一名行刑枪手，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向他的亲弟弟举起枪……愤然离开警职的他来到台北闯世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受雇于台湾黑道枭雄岳振东，从此便在你死我活的拼杀和利欲的诱惑中挣扎，三个各具风韵的漂亮女人闯入了他的情感世界。

几经浮沉，当道德和良心让他警醒时，他却成了被疯狂追杀的对象。这是一部惊险曲折的长篇现代传奇小说，颇富警世寓言的韵味。



花山文艺出版社



LT0000567276

周祥先
著

阳光海岸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阳光海岸 / 周祥先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80673-162-8

I. 阳...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650 号

书 名: 阳光海岸

著 者: 周祥先

责任编辑: 张采鑫

美术编辑: 李文侠

封面设计: 超然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张晓黎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 a i l: hswycbs @ heinfo.net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石家庄柏林路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73-162-8/I · 093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当欲望的苦海吞噬生命
温馨宁静的阳光海岸
就成了梦中的天堂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悲从天降	1
第二章	踏上迷途	11
第三章	初显身手	20
第四章	争风吃醋	26
第五章	黑帮出马	32
第六章	各怀鬼胎	45
第七章	醉生梦死	50
第八章	猎取芳心	56
第九章	以利相诱	63
第十章	英雄救美	68
第十一章	情缘如梦	76
第十二章	心生恐惧	84
第十三章	尊严荣辱	91

第十四章	红颜相伴	100
第十五章	悲剧人生	105
第十六章	尔虞我诈	113
第十七章	不择手段	119
第十八章	夜半惊魂	124
第十九章	半路劫杀	130
第二十章	借刀杀人	138
第二十一章	铤而走险	146
第二十二章	杀手毙命	156
第二十三章	成王败寇	164
第二十四章	移情之祸	172
第二十五章	生不如死	179
第二十六章	逃出魔掌	186
第二十七章	情为何物	195
第二十八章	忍无可忍	203
第二十九章	英雄末路	210
第三十章	一决雌雄	218
第三十一章	倒戈相向	229
第三十二章	兔死狗烹	236
第三十三章	梦归何处	243

第一章 悲从天降

瞿卫军从特种兵部队退伍后，在台中警署做了一名行刑枪手。

在七十五万人口的台中市，瞿卫军的家境很一般。母亲五年前病故了；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受不了刺激，因此刚满五十岁便提前从汽修厂退休了。瞿卫军的弟弟瞿卫国在台中屠宰厂做屠夫，活儿虽脏虽累，但收入不错。一家人虽然没有富裕的家业和能引人遐想憧憬的前程，但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也算是衣食无忧自得其乐了。

日子平平淡淡和和睦睦地过着，转眼间到了一九九八年。这年瞿卫军已经二十六岁了，他和警署的女警花秋霞确定了恋爱关系，商定在一九九九年元旦举行婚礼。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九八年三月

八日，瞿家发生了一起悲惨事件。这起事件不仅毁灭了瞿卫军的家庭和婚姻，也彻底地改变了他今生的命运。

三月八日下午，瞿卫国怀揣一把磨得锃亮锋利无比的杀猪刀走进了台中欣欣实业公司……

欣欣实业公司是台中市最有名气的私营企业，公司老板王署是市府王议员的二公子。在当今商道，最来钱的莫过于“权商”，一本万利。王署有他老子这张王牌，做的自然都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几年工夫，公司资产已达数亿台币。

瞿卫国的女友叶子是王署的秘书。叶子长得非常漂亮，身材高挑、温柔大方、乖巧可爱，从小和瞿卫国在一条街上长大，两个人青梅竹马。瞿卫国从小到大处处护着叶子，谁若欺负她他准跟谁拼命，故而叶子对性格粗暴高大威猛的瞿卫国情有独钟，从未嫌弃他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家境贫寒，还整日跟猪打交道，一身血腥味和臊臭味儿。

叶子说无论这世界如何改变，她对卫国的感情永远不会改变。但在三月五日叶子约卫国见面时，却神情忧伤地跟他提出了分手。

瞿卫国当时便瞪圆了一双豹眼，抓紧叶子的一双小手，捏得她生痛。他吐着粗气怨忿地说：“怎么，你嫌弃我啦？你以前怎么说的？你说你永远不会嫌弃我，你说这辈子只跟我好！现在你变心了，说话不算数了？”

叶子眼中积聚着泪水，一个劲地摇头：“我没嫌弃你，我真的没嫌弃你！”她反反复复只说这么一句话，神情悲伤而又楚楚可怜。她努力想挣脱被瞿卫国握得疼痛的手，却怎么也挣脱不出。

瞿卫国从叶子的表情和话语中察觉到了什么。男人对某些事情是最为敏感的。他望着叶子，急切地问：“你不嫌弃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人欺负了你？是不是？”

叶子落着泪扭过脸去：“卫国！你别问了，别逼我了。你忘了我吧，就当从不认识我，就当我们的从未恋爱过。”

“叶子！我知道我没什么出息，家庭条件又不是很好，我配不上你。如果你是出于这个原因跟我分手，我虽然舍不得虽然很痛苦，但我还是会成全你，让你去寻找幸福。但如果是出于其他原因，如果是有人欺负了你坑害了你，我一定要为你出气！你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把你当宝贝，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叶子眼中的泪水簌簌直落。瞿卫国一直把她当女神般宠着爱着护着，并且对她非常尊重，虽然与她相恋多年，但却从未对她做过出格的事。他哪里想到，几天前她的贞操却被另一个貌似正人君子的男人夺去了。那个男人正是王署。

二月二十四日，王署带她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酒楼开张庆典。酒宴上气氛很热闹，几个男人频频对叶子劝酒。叶子盛情难却多喝了几杯，结果醉得一塌糊涂不省人事。当她醒来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她发现自己躺在酒楼的一间客房里，身上被剥得一丝不挂。一个男人同样赤身裸体躺在床上，这个男人正是自己的老板王署。

叶子惊恐万分，身子下面的那斑斑处女落红在灯光下强烈地刺痛了她的眼睛和心灵，身体的某个部位此时更是清晰地感受到了一阵一阵的刺痛。

叶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许这一切都是王署早已设置好

的圈套。她轻声抽泣了起来，既悲伤又无助。

王署被叶子羔羊般柔弱无力的哭声惊醒过来。他对叶子又是哄又是劝。他说他实在是太爱她了，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说爱就是占有，女人迟早要经历这一遭；他说他会对她负责任，给予她一辈子的幸福和快乐；他说那个屠夫根本就配不上她，叶子你美若天仙又那么聪明应该拥有上流社会的一切。

为了表明心迹，次日王署便买了许多礼品，开着轿车登门向叶子父母提亲。叶子父母本来就反对叶子跟瞿卫国好，对有钱有势有地位的王署万分满意，当即答应下这门亲事，并苦口婆心规劝了叶子一番。叶子想到自己已失身于王署，只好认命。

但是想到瞿卫国，叶子就一阵阵心痛。她清楚自己要不得不割舍那多年来日积月累的真情了。她不知该如何面对瞿卫国开口，但又不得不要对他作个交代。她知道卫国的脾气，这个耿直、刚强而又暴躁的血性汉子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弄不好会闹出祸事。叶子为此忧心忡忡。

最终，叶子还是鼓起勇气吞吞吐吐地将真相告诉了瞿卫国。她说王署已上门跟她父母提亲，她父母答应了这门亲事，她自己也别无选择。她请求瞿卫国忘了她，原谅她，然后哭着跑开了。

瞿卫国痴痴呆呆无话可说。他心里清楚女人终究是脆弱和虚荣的，叶子打心里还是喜欢王署那种有钱有势有身份有地位有事业基础的男人。也许她的哭泣和忧伤只是一种假相，说不定她内心正窃喜着呢！

瞿卫国这么一想，内心也就平静了下来。他想：算了！就当自己做了一场美梦吧，梦里娶了个小媳妇，醒来两手空空怀

里冰冷……

瞿卫国平静了几天，三月八日中午他喝了半瓶白酒，内心的狂怒暴躁和仇恨如同被地狱边缘的孤魂野鬼点燃了起来。他无法再平静，无法再压抑，整日操刀插入生猪喉咙的那个单调而辉煌的动作定格在他脑海里。他认为王署也是个畜牲，他要像杀猪一样宰了他。

瞿卫国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悲愤而悲壮的心情，在下午揣着一把锋利无比的杀猪刀走进了欣欣实业公司，闯进了王署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只有王署和叶子俩人。王署拥抱着娇弱而忧郁的叶子正说着甜言蜜语并夹带着海誓山盟。这个镜头无疑更激怒了瞿卫国，他大叫一声：“我宰了你这畜牲！”霍地拔出杀猪刀扑上前朝王署便捅。

刀光闪烁间，王署胆战心惊魂飞魄散。他一边大呼：“来人哪！救命啊！”一边惊惶地将怀中的叶子推向了瞿卫国捅来的尖刀。

“扑哧”一声，尖刀刺入皮肉的声音响在瞿卫国耳际。这声音他太熟悉了，熟悉得有些麻木。多年来操刀杀猪使他练就了对这种声响超乎寻常的判断力，他从这刀入皮肉的声响便可以断定又一个生命要终结了。

瞿卫国的嘴角挂着一丝残酷的笑意：“王署，你这畜牲！你他妈的该死！”然而，当他醒过神来，却发现尖刀插入的是叶子的胸膛，王署早已不见了踪影。

瞿卫国大惊失色，扔下杀猪刀抱住叶子狂呼：“叶子！叶子！我怎么杀了你啊？”

叶子血流如注，凄惨地笑着靠在瞿卫国的胸口，柔弱而痛

苦地说：“卫国！我终于还清了欠你的债，我终于问心无愧了！”

瞿卫国眼中的泪滴落下来，滴在了叶子清秀而苍白的脸上。就在泪水滴落的那一刹那，叶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瞿卫国抱着一身鲜血的叶子走出欣欣实业公司。在公司大门口，几辆飞驰而来的警车挡住了他的去路，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将他团团围住。

瞿卫国没做任何反抗，木呆呆地任警察从他手中抱走了叶子，接着给他戴上了手铐。

王署躲在警车后面，他看到瞿卫国有些呆滞的豹眼里，黯然闪烁着一缕今生无法泯灭的仇怨和悲愤。王署心中发怵双腿发抖，那眼神分明是死神的眼神，那眼神分明在诅咒：“我做鬼都饶不了你！”

瞿卫军得知弟弟杀了女友叶子，脑子霎时空白了半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父亲却因为这凶讯当时便昏倒在地。

五月十日上午，法庭对瞿卫国故意杀人一案进行公开审理。瞿卫军请了律师为弟弟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极力为瞿卫国作“误杀”辩护，他说：“被告从未想过要杀自己的女友。他去欣欣实业公司找王署寻仇，是因为王署强奸了他的女友叶子。在寻仇的过程中，王署将女秘书叶子推向了被告的杀猪刀，被告因此误杀了自己的女友。”

律师的辩护虽然有情有理并且完全属实，但却苍白无力，被公诉人驳得体无完肤。因为王署矢口否认他强奸过叶子。他说他和叶子是真心相爱。叶子喜欢他事业有成对她温柔体贴，根本对瞿卫国这种粗暴鲁莽且碌碌无为的男子没有感情。

在法庭上，叶子的父母也作了证词。他们说王署和叶子是真心相爱，何来强奸一说？王署上门提过亲，准备过几个月就和叶子成亲。他们和叶子都答应了这门亲事。他们早认定了王署这个女婿，对被告一直纠缠他们的女儿非常反感。现在被告报复杀了他们的女儿，他们要求严惩凶手。

叶子的父母声泪俱下。法庭上下为之动容。

接着王署又否认了是他将叶子推向被告的杀猪刀。他说被告痛恨叶子跟他分手，带着刀来他公司就是为了杀他和叶子。他逃得快并迅速报了警才幸免于难，而他心爱的女友却惨死在被告刀下。他说他相信法庭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

至于王署是不是强奸过叶子，是不是将她推向了被告瞿卫国的杀猪刀，这一切法庭已无从取证。叶子已死，死于被告刀下，这一点是铁一般的事实。

瞿卫国情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他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已崩溃。他狂呼：“是我杀了叶子！是我杀了她！枪毙我吧，我不想活了！”

瞿卫国一心求死。他认为只有死了才能向叶子赎罪，只有死了才能跟叶子在一起。

法庭最后宣判：被告瞿卫国故意杀人罪名成立，依法判处死刑，不准上诉，立即执行。

五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三十分，两名法警将瞿卫国押上了一辆敞篷刑车，在摩托车和警车的警戒押送下，开往市郊的行刑草坡。

车到刑场，敞篷刑车的后厢板打开，一名法警在地上放了一个方凳。瞿卫国踏着方凳下了车，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

法警长命令瞿卫国面朝草坡跪下。开始他不肯跪，被两名

法警强行按倒跪在地上。这回他没有反抗，他清楚反抗也是徒劳。

紧接着，法警长发出命令，几名行刑枪手上前，持枪走到指定位置。瞿卫军也在其中。法警长的目光在几个人身上扫视了一遍，然后面无表情地走向瞿卫军，指令他对瞿卫国行刑。瞿卫军强烈反对：“不行！他是我亲弟弟。我不忍亲手枪杀他，这太残酷了！”

法警长厉声斥责：“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只清楚他是个即将被执行枪决、死有余辜的杀人犯。你是个行刑枪手，你代表的是正义和法律的尊严。行刑枪手的职责是光荣的神圣的，岂容你这种可笑的私情玷污？我命令你，立即执行！”

瞿卫国在十五米开外听到法警长对瞿卫军的喝斥，喊道：“哥！你就送我上路吧！痛快点儿！一枪把我打死！我不怨你！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弟弟！”

瞿卫军默默地将子弹顶入枪膛。

法警长举起发令旗。

瞿卫军忍着泪水向跪在十五米开外的草坡前的弟弟举起了枪。

法警长挥动令旗。

瞿卫军扣动扳机。枪声响了，子弹穿透瞿卫国的头颅，脑浆迸裂，瞿卫国身体倾斜着朝前方倒了下去。《台中晚报》的记者抢步上前拍摄下处决后的场面。

瞿卫军在扣动扳机后，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再也支持不住昏倒在地。

下午两点，晚报发行，瞿卫军看到头条登载着配发照片的

文章：《大义灭亲：行刑枪手瞿卫军刑场主动请缨，对杀人犯弟弟瞿卫国执行枪决》。粗大的黑体字令瞿卫军触目惊心。文章高度赞扬了行刑枪手瞿卫军的大公无私精神，主动在刑场上请求对故意杀人犯——他的亲弟弟瞿卫国执行枪决，充分体现了正义的力量和法律的尊严。

瞿卫军气愤地将报纸撕得粉碎，立即打电话给晚报找到采写这篇新闻的记者，责问他为什么歪曲事实。记者解释是按照法警长的意思写的，为了树立警察在市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瞿卫军无奈，现在他只希望父亲不要看到这篇文章。他匆匆赶回家，见父亲倒在沙发上，面无血色气息全无，手中紧握着一份《台中晚报》。显然，父亲是因为看了那篇文章引发心脏病，气绝身亡的。

瞿卫军失声痛哭：“爸！是我害了你呀！”哭声惨绝人寰，惊动四邻。当人们涌进瞿卫军家中，见到这副惨景时，无不落下同情的眼泪。

好端端的一个家，一瞬间便土崩瓦解了。好好一个人，接连目睹了两个亲人离开人世。这打击谁能承受？瞿卫军疯了傻了一般，一言不发，只有泪水一个劲地不可抑制地倾流。

父亲出殡后，瞿卫军找到法警长，指责他歪曲事实不负责任，间接致使其父心脏病突发身亡。

法警长冷笑：“你在刑场推三阻四抗拒命令，而且行刑后当场昏倒，丢尽了法警的脸面！难道你希望记者照实写？我授意记者那样写是为了顾全大局，同时也是给你脸上贴金！”

瞿卫军气愤地摔门而去。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瞿卫军无意中看到法警长和王署从忠诚街的一家大饭店喝得醉醺醺地相互搀扶着出来，霎时明白了

一切。

五月十九日晚，法警长从台中一家高档的夜总会寻欢返家途中，被瞿卫军拦住，按倒在地痛打了一顿。

五月二十日，瞿卫军因殴打上司被台中警署开除公职并刑拘十五日。同日，女友秋霞提出跟他分手，并解除婚约。

六月十二日黄昏，残阳如血。瞿卫军来到父亲和弟弟坟前，祭洒了一瓶烈酒，烧了几叠纸钱，然后含泪长久伫立：“爸爸！弟弟！你们安息吧！明天我就要离开台中，离开这座伤心的城市，去台北闯荡。如果你们在地下有灵，就请保佑我出人头地，回来为你们报仇吧！”

当夜，瞿卫军自斟自饮，大醉后和衣而眠。次日清晨，他背起简单的行囊，带上所有的积蓄，孤独而悲凉地登上了去台北的列车。

第二章 踏上迷途

瞿卫军抵达台北。当火车票从票根撕下的那一瞬间，他就明白自己已断然与过去的一切割裂，从此走进了另外一种未知的命运。对于过去的不幸和苦难，他必须学会遗忘；对于明天的未知前程，他必须努力去拼搏去争取。他在心里暗暗起誓：我已无家可归，我已没有退路！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和热血重新镂刻生命的轨迹！

瞿卫军在一家小旅馆登记了个单间暂住下来。他洗了个澡，吃了顿便饭，然后蒙头大睡。他要养精蓄锐，明日好去求职。

次日，瞿卫军便开始去找工作，软磨硬缠毛遂自荐地推销自己，他想找到一份让自己有用武之地的职业，也许是心气太高，接连三天无功而返。经过几天的奔波，他对这座现代都市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